

大學教授白癡港式生活叢書

曾德平 著

小嘯然
入平決定

大學教授白癡港式生活叢書

內嘈外吵・寂靜決定

曾德平 著

曾德平

香港出生。從事設計、裝置、表演、攝影、繪畫、出版、藝術和設計評論。現職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。

曾參與亞洲、歐洲和北美洲的國際性展覽，包括光州雙年展「韓國」、威尼斯雙年展「意大利」、漢堡「德國」、紐約「美國」、東京「日本」和上海「中國」。

曾氏為 Para/Site 藝術空間的創辦人之一，1996 至 2008 年，透過展覽、出版、研究和公開研討會推動香港當代藝術。

2006 年天星碼頭及鐘樓藝術行動，與年青藝術家創立 We Are Society (WAS) 公共藝術組織，推動文化保育和公共空間生活中的創意發揮。

2008 年創立正念設計研究實驗室，以創意教育、藝術和設計，推廣正念生活和心性創意發展。

2010 年與社會運動朋友創立菜園村生活館，推動永衡文化生活 (Permaculture)。

大學教授白癡港式生活叢書
內嘈外吵・寂靜決定

簡亦樂出版 MCCM Creations
www.mccmcreations.com
<http://mccm.wordpress.com>
info@mccmcreations.com

2011 年 1 月初版

概念、文字及繪畫：曾德平
設計：林愷倩
文字編輯：黃靜
圖片編輯：曾德平
封面題字：郭孟浩

ISBN 978-988-18584-6-7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獻給路人甲、路人乙、路人丙
……

大學教授白癡港式生活叢書

內嘈外吵・寂靜決定

曾德平 著

前言後語 · 眾聲喧譁

曾德平

兒女長大了，以為再沒有機會說故事。我很喜歡說故事，尤其是為兒女說枕邊故事。那是既無聊又有趣的事。我慣常用的「道具」是藝術家們的畫集。愛它沒有太多的文字，只有圖畫；我喜愛對着圖畫即時「作」故事。於是，同一本畫集，以至同一張畫作，每晚都有着不同的故事。關鍵不在圖畫，在說故事的人。

我懂得說故事，只因我是聽故事長大的。而，我的童年，是很無聊的生活。德國哲人班雅明認為，說故事是一種技藝，不是技巧。學會這種技藝的先決條件是把故事記住；要把故事記住，就要做一個好的聽者，最佳的聽者是無聊人。班雅明指出，

說故事的人越是能放棄心理細節的描述，他的故事便能深印於聽者的記憶，如此這個故事便能越能和聽者自己的經驗相同化，而他便越有可能在未來轉述這個故事。這個同化過程是在我們內心深處進行的，它要求一種越來越稀有的鬆懈狀態。如果說睡眠是肉體鬆懈的完成，那麼無聊便是心智鬆懈的頂點。」¹

人長大了，生活有點兒壓迫，但不知怎的，無聊的心態依舊。雖然，班雅明明言「無聊厭倦是孵化經驗之卵的夢幻鳥。牠會被日常生活的簇葉顫動嚇走。同時，聽故事的稟賦也因此消失了」。幸而，我的夢幻鳥未倦知還，牠明白到，生活中的經驗之卵是孵化不盡的。故事的可聽性還是高的。保持狀態鬆懈，故事自然源源不絕。

班雅明卻預告了我們今天的索然無味的生活：

每個早上我們都被告知地球各地的新聞。然而我們手上掌握的有趣故事卻變得貧乏起來。這是因為所有的事件在達到我們之時，都早已被人塞滿了解釋。換句話說，在這些事件中，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對敘事有所助益。這是因為，所謂天生的故事敘說者，便在於他有能力在敘說時擺脫一切解釋……用最精確的方式敘說神奇和古怪的世界，但不為讀者強加一套事件的心理反應連貫。任由他自由詮釋，這樣敘事才會具有新聞報導所缺乏的廣闊幅度。〔2〕

對於過度詮釋的新聞報導，我沒有什麼可說的。反而，我對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懷着莫大興趣，更要把它們看待成故事，說出來。那些故事的共同特點是，不完整，也沒有可能完整，因為它們就是我從生活搜集回來的第一手複述，沒有任何解釋，也「從不完全盤托出，亦從不為人探清底蘊。它保藏着濃縮的力量，而且即使是在誕生多時之後，仍保有燦爛開放的能力。」〔3〕

或多或少，這種生活中的搜集是多年來的習慣。自1978年讀設計以來，總是隨身帶備速寫簿。起初是練習素描、記下創作心得，以至剪剪貼貼。然後，開始了某些主題式的創作。當中有關於本土文化的、有純構圖、色彩、肌理的、有些是現成物的。二十多年來，積累了不下數十本形形色色，大小各異的速寫／剪貼簿。內容都是生活的點點滴滴、創作點子、讀書筆記，加一片枯葉、一條羽毛……

最近讀 Jonathan Crary 的 *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—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* 中譯本《觀察者的技術——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》，當中提到「在任何特定

的歷史時刻裡，決定視覺的因素，並非所謂的深層結構、經濟基礎世界觀，而是取決於那些位於單一社會表層上，紛異雜沓的組成元素所形成的混合體。」^[4]我翻開袋裡的速寫簿，發現近兩年最專注表達和記錄的跟書中提到的很相近。那些我每天在公共地方的「所見」和「所聞」，渾然無你我之分。「所見」的地方包括不同的交通工具，例如街渡、巴士、小巴、地鐵，間或的士等，還有茶餐廳、醫院、診所，街頭巷尾，以至網絡社區，例如Facebook、Tumblr、各式各樣的網站等等。「所聞」的是單向地對着手提電話的斷言隻語、iPod 耳筒漏出的歌聲、車廂內的引擎聲、冷氣的風聲、遊戲機的戰鬥聲……還有，交通工具內外的「雜音」。雜，不在於其多樣化，反而，由於「雜音」充斥在生活的每一線隙罅，變成了最親切的生活和音，宛如一個習以為常的伴侶。在在是Crazy說的「紛異雜沓的組成元素所形成的混合體」，也是香港人的公共生活的寫照——片斷式的、不連貫的，但卻不斷重複，很實在的。

我畫這批速寫時，我的視覺（和聽覺）的決定因素就是這樣的一種混合體——非線性敘事的手法，表達不同生命在日常生活中的相疊互通、思想的流動性和可互換性。自己儼如一名「游移的觀察者」（ambulatory observer）。然而，被觀察的對象宛如一面鏡子，倒映的是自己心中的說話和心境。說的故事也就是自己在此時此地此刻生活的故事。韓國的法頂禪師說得好：「世界與社會是很抽象的名詞。活着的每一個人，本身就是一個具體而細微的社會，不管彼此間的關係有形或無形，或者有沒有血緣關係，人際間的關係彼此交纏，這就是生活的寫照。」^[5]彼此交纏的人際間並非外在的，只有體驗到自心內在的狀態，對世間的觀察才會扣連本身的「具體而細微的社會」，產生意義。

班雅明說過：「隨着傳播系統規模的擴大，繪畫在傳遞訊息方面的意義因而減弱了。」在香港，這種狀況尤其顯著，繪畫在傳遞訊息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。故此，我在速寫中加入了文字，包括在公共地方聽到的片斷式對話、自己的讀書筆記、哲人的引言、網絡上（另一個公共地方）的資訊、我創作的「單字詩」等等，企圖加強傳遞訊息的意義。然而，這樣的強化作用能否使訊息的意義清晰地表達呢？不能啊！上述提及的形形色色的「圖」和「文」均置身於千差萬別的敘事脈絡中，一旦被抽離，加進速寫裡，並不能夠達到殊途同歸的效果。反而，在新的敘事脈絡裡，突出了其原來的，意義並不一定重大的特點——不完整性。

在交通工具裡，每個乘客的身軀，動也不動的在那裡坐着，腦袋卻沒有停下來，不為意地自說自話。說過不停。有時，耳朵掛着 ear phones，聽歌、講電話。腦袋依然故我，自把自為，魂飛天外。我自己又如何呢？手執着鋼筆，在速寫簿上往來，眼專注着被繪畫的對象，以及周圍的事物。腦袋卻像其他所有人一樣，一時馳騁雲端，一時墜落紙上；一時耳聽八方，一時眼隨筆轉。自己不能抽離自己創造的境地，亦無此需要。

我在做什麼呢？聽故事啊！眼耳鼻舌身意並用的去聽。不聽，又怎樣做一個說故事的人呢！

1 林志明（譯），班雅明（著）。說故事的人。台北：台灣攝影工作室。第28頁。

2 同上。第26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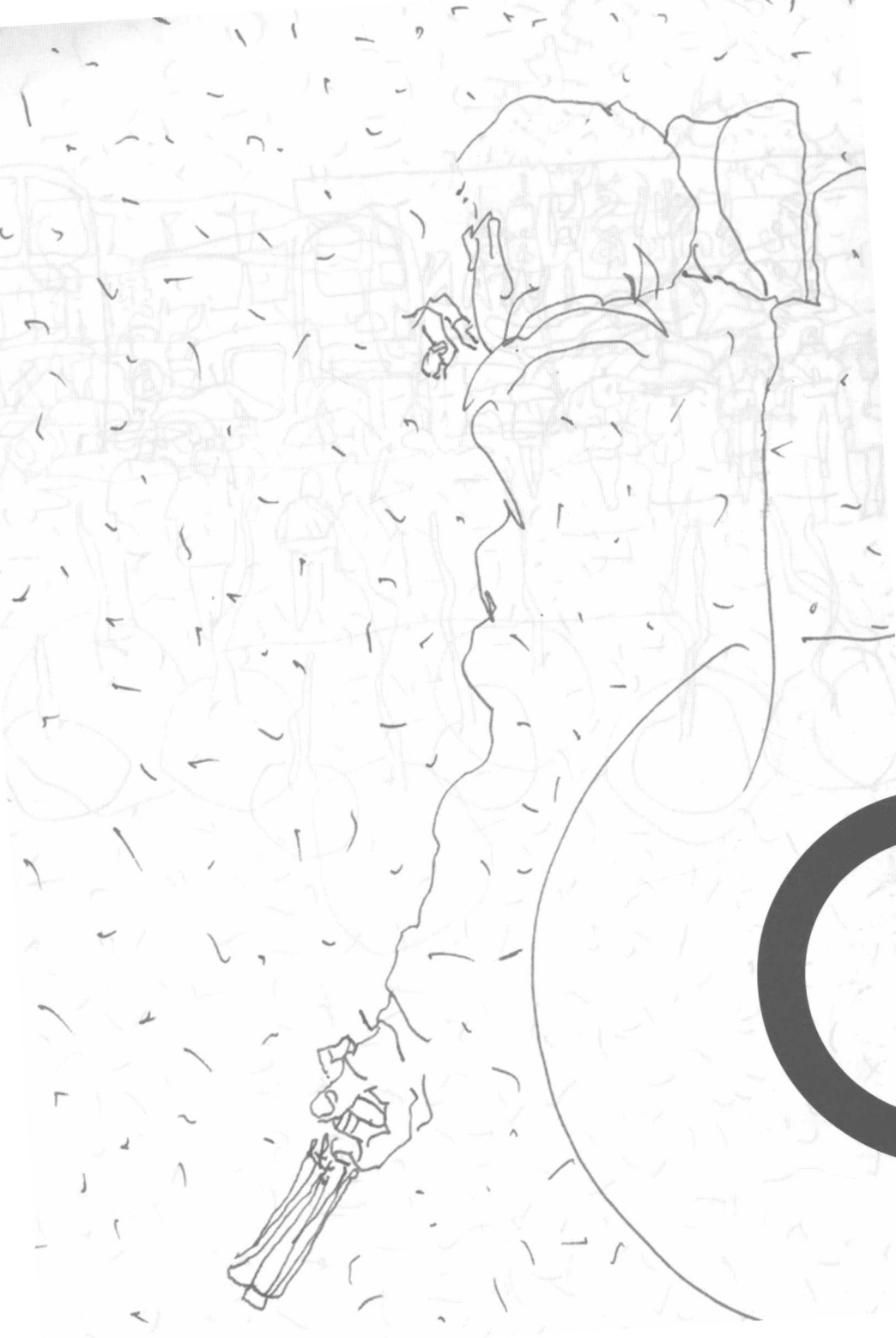
3 同上。第27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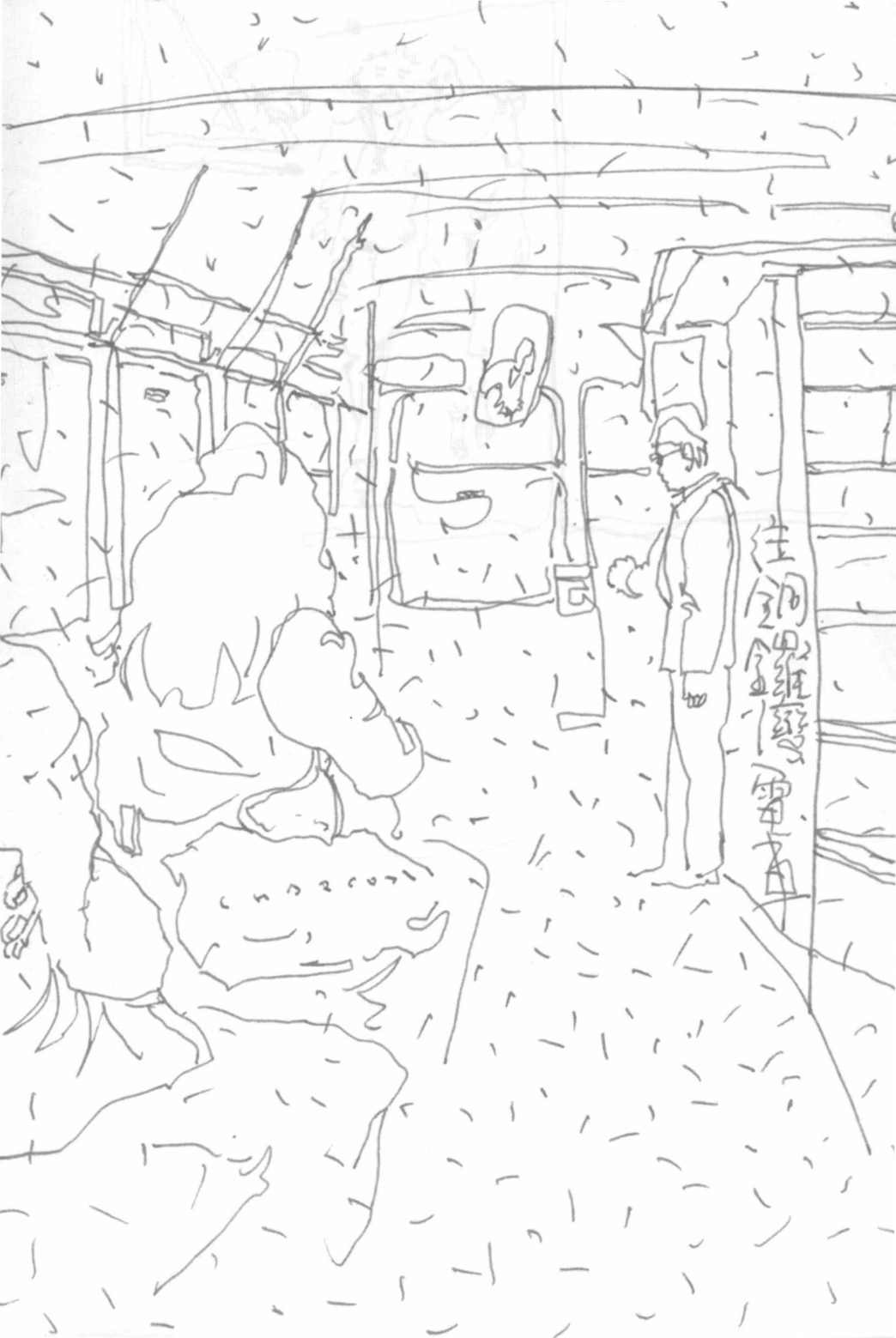
4 蔡佩君（譯），強納森·柯拉瑞（著）。觀察者的技術——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。台北：行人。第122頁。

5 柳奇奇（譯），法頂禪師（著）。山中開花。台北：探索。三部曲。第69頁。



往
鑑
銅
鑄
巴
士





這幾天我在想，假如我是
旅遊車上的

其中一人，包括槍手，我

應該做
和
唯一可以做的

是
甚麼。





生命向上
努力

我是比較不識趣，不知道為
甚麼就是很想請你看一下，
我們在努力創造的

所謂

現代





喂

你唔應該再開啦……
？係邊度？咁幾點呀？
你食乜蕃薯啊？